祝子志怪錄

志怪錄自序

志怪凡五卷語怪雖不若語常之爲益然幽詭之物固宇宙之不能無而變異之事亦非人尋常念慮所及今苟得其實而記之則卒然之頃而逢其物值其事者固知所以趨避所以勸懲是已不爲無益矣況恍語惚說奪目警耳又吾儕之所喜談而樂聞之者也昔洪野處志夷堅至于四百二十卷之富彼其非有喜樂者在也則胡爲乎不中輟而能勉强于許久也吾是以知吾書雖鄙無不敢班洪亦姑從吾所喜

樂而從之無傷矣若有高論者兾其謬悠而一委之

以不語常之失則洪書當先吾而縻吾何憂志怪亦

取漆園吏詞

己酉冬十月既望枝山祝允明書

祝子志怪錄目錄

卷之一　計四十五事

陳僖敏俞官保　王先生
還娘　風李秀
蝶怪　鼈怪
劉西江　斬鬼托生
郭耳大神　章文仲
一孕五兒　天裂
呂家怪婢　尊經閣神像

文宗嚴　施狀元
萊道人　妓乘魚
柏妖　石羊鳴
石馬飲水　冷謙
蓮花和尚　唐訓科夢方虛谷
還冤木　鬼告狀
林婦心恙　鬼買棺
分皮老子　天墮草船
陝西女　白犬怪

從祖父爲神　金茂
馮憲副　李七
貢尚書　王捉鬼
燐　海神請讀書人
霤書　魃
石男女相　保保
許九朝入冥
卷之二　計四十五事
腹裂生子　京師黑眚

訛言　謝花牛

老人賣鬼　龔宗可

傅澤民夢　葉琦

王生兒　張道士

楊禮部父夢　測字

參政公　蔣君科第前兆

朝天宮道士　大陰人

檀相公松官人　鬼送虀

法僧遺祟　張氏犬

王生　安氏牡丹
水兎　雷拯沈氏
鬼侮人　俞少保易骨
蕉精　箒妖
報狀元　張凱求逸
鼠精　盛明卿
龔僎　柳樹精
桃花仕女　顧彥輝投宿
雷宥孝子　謝氏塋地

吳狀元戲土神　趙翁釋賊
雷擊毒醫　水鬪
雷辯冤獄　呂翁降詩
吉昌

卷之三 計四十八事

文公大爲鬼擾　猪肉火光
南京匠人　猫言
耳中出物　長橋美人
姑嫂生子　一胎三兒

范文正公爲閻羅王　王鑄
鄉人妾　周希載聞鬼哭
都玄敬夢　張漢文見鬼
司牡丹　蔣令作土地
先公夢證　先公夢純陽
山西藩司廨　鷹攫食
鬼哭　狗姦
重書張道士　鴨異
陳氏五通　地震白毛

燕雛篇　[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
豐風鎮　[illegible]甚怪
龍王誅魚　人魚
曾必達　華老
狗孽　周岐鳳
鼈異　沈繼南家犬
錢御史妾　娼家厭術
見怪　廣人冤死異
王生見神過　雄雞生卵

鎖口法　瞿生死作狗
一產五孩

卷之四 計三十八事

李子隆王臣　沈姊夫夢
徐舅降箕　辛卯舉
俞完　袁忠徹相術
周七郎　武功公夢
公子夢　賀[illegible][illegible]元
感樓夢　[illegible]

范季夢賀守　孫[illegible]鬼[illegible]

沈先生夢　[illegible]美人續補

雞禍　陳[illegible]廬

賀太守　長清見說冥事

陸言待遇呂翁　劉良

顧秀才　走無常

呂傳侮五聖被譴　婦人生鬚

大青小青　陳愼人冥

王老　盧[illegible]有鬼

翁老娘　天譴陳常
雞言　郭同知伐樹
耿公　張千戶家孽
周氏家孽　酒泉

卷之五計　十

馮百戶　樟柳神
一母三十六兒　耳中人物
一乳七兒　[illegible]
林巢　[illegible]

張公見鬼　[illegible]
王生遇八兒鬼　金山寺僧
梅講主　驢[illegible]婦人
王安見怪　鬼畏釘
錢六姨　放水燈
人產麟　[illegible]楊大仙
陸林　七眼兒
劉御史　陳仙人
卷之二　王逵

周沄
尤直肇
王三娘子

祝子志怪錄目錄終

曾孫男世廉謹輯

祝子志怪錄卷一

吳　祝允明希哲譔
豫章　祝耀祖述之校

陳僖敏俞宮保

陳僖敏公與前太子太保俞公仕朝嘗黎明同入郡庠有居人寢門內聞街中鎖械聲潛窺之一獄卒引數囚南行俄而卒與囚皆倉皇曰丞相來了宜急避之皆入古廟而沒其人念囚不應行此路且訝丞相之語因坐以伺之則二公隨至矣

王先生

山東王先生凱天台陳先生暢同爲蘇郡司訓一日陳謂王曰昨夜夢君作吾邑令豈他日兆乎王曰我豈不堪作君父母官邪相與大笑歲餘王秩滿赴銓果擢知天台縣

還娘

泰和蕭都憲子婦劉氏字還娘年十七歸蕭得疾死蕭氏從術家言未及旬即殯之郭外還娘初死時有鬼謂之曰汝當更生候塚上鳥噪即其時矣旣而入

冥府見王者三人坐顧還娘曰誤矣奈何吏白壼姑留之王不可遂放歸途閒見鄰婦亦被逮來還娘問之婦曰以女奴擅殺一鶏箠之至死爲其訴冤追至耳還娘既生在棺中無計以出俄而隱隱聞塜外羣禽鳴噪有人見而怪之至墓傍聞號呼聲奔告蕭氏發之婦瘁弊已甚湯液救治漸以强爽訖安訏死十七日矣方鄰婦笞婢時還娘死已數日以是知其不妄

風李秀

風李秀者不知何許人也陽狂市廛人因呼云洪武之末秀已老托跡燕府赤籍無他異獨　王知其人數召與語語多不倫府殿鴟吻無故墮地　王甚惡之左右莫敢進釋　王意秀聞突至前　王曰秀吾殿獸墮地何也秀曰此獸要換色耳　王曰這癡子胡說一日啓云來日臣生辰欲請三護衛飲酒乞殿下爲臣召之　王笑爲令諸將校咸詣秀秀已出葺屋蕭然畧無營具老妻坐屋下云秀請客未歸請少待之諸校坐門外地上以俟比午秀買買遠來手

持楮錢揖謝曰勞諸公至侯燒紙畢奉欸也乃置楮錢於地不抖擻使開散便舉火煨之煙勃然起衝人涕淚交出諸校不勝忿姑待之紙既燼秀乃持箕簸運灰大颺霑集羣衣秀大言曰如此模樣汝等指揮毎還不起來音𪊲 衆以爲狂咸詬詈去復于命　王問秀召飲醉乎衆以實對　王大笑更爲命酒賜諸校及秀飲太師張英公時未極臣位坐堂上梁間積埃墮其背秀疾趨進從後拍其背三公訝之秀謾言曰如此大塵還不起乎我拍公起耳如此類甚多又嘗

密啓　王曰某地貴不可言　殿下寧有可葬者否
王曰誰邪秀曰固知　殿下無當葬者獨不知
殿下幼時乳母爲誰今存不耳　王曰既死而藁葬
某所秀曰可矣因勸更葬　王從之其地去西山四
十里平壤間今人呼妳母墳是也及　太宗皇帝即
位秀尚在無幾忽隱不見後莫知所終云秀嘗至後
宰門側一寺寺壁新堊潔甚僧將命工圖之秀曰我
爲汝畫顧簷下一筐中有瓠項甚多秀一一取之蘸
墨印壁上僧恚詈秀曰無庸怒因取筆寫其下成沙

灘之狀瓠迹傍一一加以鰲足悉成蟹俯仰傾側態狀各異望之蠕動如生焉後展京城拆寺勅勿毀此壁輦致門外某寺今存

蝶怪

洪武辛丑休寧縣蝴蝶大如紈扇飛止人室忽變怪鳥散集鄉村居民設香炬供之乃已是後大有水

鼈怪

皐橋開酒館人張海買數鼈投釜中湯已三四沸矣海爲糜爛啓釜視之鼈昂首視海長吁數聲海大怪

急擲於水數鼈遊行蹣跚而去

劉西江

永樂間有劉西江者好遊一山寺僧頗厭之寺有空室宿者多死西江至僧盛饌享之此室勸酢令大醉就宿焉二鼓猶醉聞誦觀世音經其聲漸逼西江起坐時月色如晝因從窗隙窺之乃美婦人也誦畢向窗合什作禮窗自開婦人從窗入便據上坐俄而吐舌長丈餘將逼西江西江倉皇以被撲之婦人若嘔噦狀遂去不見蚤起亦不言謝諸僧去行過山側見

一巨虺吐舌而死西江曰此虺精即胥閭之婦也非吾必為彼一飽矣還以告僧僧愧謝之自後其室謐矣

斬鬼托生

南京教坊司妓劉二永樂初避地淮揚時王師已過積屍遍野夜聞人鼓門云我欲托生汝家奈首在某處身在某處冀汝為我拾而聚之其家如其言以火燭之果見身首各地乃拾聚之而歸未幾復聞鼓門云嘗汝拾聚矣奈不得正何其家惡其煩擾詈叱之

而去頃聞妓果生一子側首者

郭耳大神

正統間錦衣百戶王曙新構第完夜與妻秉燭入正堂將扃鑰堂之正中有一人立地頭頂著梁幞頭綠袍儀貌魁岸連聲大呼曙名曙素膽勇略不驚怪亦不應之又呼曰王曙我是爾父故人喜爾屋成來欲富爾爾何得不顧我曙曰我父平生豈有故人如汝者乎吾不識汝也吾官雖卑亦有薄俸兼素頗積貲足以自給豈藉汝求富邪速去毋多言其人怒曰吾

本是好意來爾却拒吾吾今壞爾屋矣曙曰汝豈能壞我邪其人卽以手揹屋脊瓦皆瀉墜砰訇滿地且曰爾尚不禮吾便倒此屋休曙未答其妻卽跪於地高叫求哀曙武人不能持遽隨之屈膝其人乃釋怒謂曰且還爾瓦復以手揹麾瓦復登屋排比整戢如前矣曙曰然則神欲如何其人曰可作牌位供我於梁上當今爾貲財增溢曙曰如何書之曰吾天曹郭耳大神也只依此書曙曰謹奉命淡不見明日曙如言供奉訖其人復降大喜時時與曙語凡買辦營爲

無不夙為教戒動輒得利兼言禍福亦驗已而遠邇
皆來叩問一一應之無爽報謝金帛日至曙家遂益
一日有焦千戶子患盲來問謂之曰汝豈不知得疾
之由乎曰不知也又厲聲曰汝何得在外說我是狐
狸精夫狐狸修道若成則登仙品又安得在人間乎
汝以此謗吾吾故使汝盲也今既能請罪當釋汝矣
其子又拜懇乃令歸曰無用施為明日眼自開矣果
然由是問者益衆鬨聞遠近遂為西廠廉得將擒之
先一日語曙曰我明日要往別處去今別汝多擾汝

矣曙曰何故曰我身上有些事當避去汝勿留決不止矣又曰汝明日亦有微事曙曰爲何曰也是爲我面上曙曰我既因汝帶累却如何舍我而去曰雖有事然無實害所以可去言畢遂絕影響翌日捕者至曙以實告得釋後不復再見矣識者謂其咎焦于語頗羞澀諱忌而兼張大狐事且畏官司如此疑其眞是老狐之有所得者耳

章文仲

四明儒者章文仲暑夜坐書齋庭中庭有假山花木

忽聞呼曰章文仲文仲應之四顧無人又呼如初連數十不止諦聽之似在樹下章曰必怪物也執火燭之乃一大龜長近二尺章令僕子致之曠遠之地後亦不復來

一孕五兒

天順中有民妻一孕五兒體貌無異森然無一夭者母亦無恙此事聞之非誣而往往不詳其姓里或曰揚州人成化間諸子析居爭產時巡撫畢公案臨吾蘇其父母率諸子來決訟故蘇人習知之未暇究其

案牘也

天裂

先公說宣德中在學舍一日以事赴郡中當未申間天裂於西南凡十餘丈時晴碧無翳見其中蒼茫深昧不可窮極良久乃合時同輩及衙前後數千人咸見之

呂家怪婢

宣德中吳中有呂仕朝爲府學生其家一婢曰滿堂年十七八忽得心恙室中原有上坑至是婢時時人

坑中家人欲茶則從坑捧出以至飲食百物皆可得之或欲炊則取火出又謂主母曰坑中有金帛欲觀乎乃入坑以盤托出挺銀無數𠀌欲取之則曰主君福猶輕不當用只可一看耳又時時言今日有客至當烹茶則自烹若干甌設案上久之諸甌悉空而了不見人也或設飲食亦如之一日主母將入房婢曰有客在房矣母視之乃小兒數輩坐滿案上初不知何怪也逼問之亦不答婢不食問之曰我自喫了一旦又將入坑取銀甫開門偶爲一生人衝入婢𠈁然

曰今番再取不得物爭矣自是情然猶時出怪態仕朝以嚚諸人其後不知如何

尊經閣神像

姑蘇郡庠之尊經閣建自宋代甚弘固初傳閣上有祟物人罕獨登宣德中有無賴子與人約夜獨寢其上及明無事則當賀以錢衆從之其夕無賴獨處於閣夜半聞閣下呵導聲窺之乃五丈夫冠裳楚楚從者亦都二燭籠前引登閣無賴伏深上覗其所爲五人正面危坐從人列酒饌案上甚精與飲器皆黃白

將雞鳴無賴呼譟以驚之諸人一時奔逸都無所見器物狼籍案上無賴大喜過望盡懷其器以下衆正來縱跡之無賴以實告方駭歎俄傳樂橋錢氏宵間失去金銀酒器若干事無賴曰此將非錢氏物乎與衆持詣錢錢視之卽其物也錢固富而仁厚舉以歸之後亦無他不知何怪也

文宗嚴

文宗嚴嘗夜獨在樓讀書聞登樓聲舉首乃美婦人立几前宗嚴遽取硯擊之遂滅迄無他異

施狀元

先大父云施狀元宗銘與予會試後未殿試有人夢宗銘獨行前同年諸君從其後已而宗銘廷試中首選咸謂驗矣未幾而宗銘卒同年會送其殯宗銘柩在前衆隨之行其名數行列前後卽夢中所見者無少差焉

萊道人

汝寧有道人不知姓名蹤跡頗異將事爐鼎不嗜酒冬夏只喫萊一味人呼爲萊道人人以金求者爲

索銅鐵已而皆以金還一日有來者復索銅鐵其人貧甚無從得之道人曰取君家釜來其人持至道人碎之只取數兩探囊中藥拭其上令自鍛頃刻火息皆良金也有一翁與之善于鄉周公震守郡翁因言於周周延見之初不肯翁力挽之入郡衙周祈其術道人遜謝而已翁曰先生嘗記元初事試與父母官一說如何道人搖頭曰兩又來了我豈知所謂開元初事邪既而別去扶杖偃蹇行甚遲遲翁語周可遣人尾之周命一隸潛從去道人出城回顧有人又遲

行屢顧屢行久之至曠野顧人已遠卽擲却手杖徑馳去翔鳥不及焉後不復見

妓乘魚

南京教坊一妓與鹽商情密商行貨廣陵語妓曰我不久卽歸汝能待之乎妓許諾卽謝客商去數年不來妓門戸寥落猶無改念但多方訪商已而得其所在遂馳往覓之遇焉商感其意贈之金帛甚富與約曰吾事猶未了汝姑待此往㫺固不足盡吾意某時當决歸庶相與竭綢繆之懷也妓取貨獨返在舟數

取金令篙工碎以市物工竊念可圖吾住中夜靜起
抱妓投水中而有其負妓入水即有一物乘之安穩
如坐徑行去明日將辰乃在江陰村墟其宅前大呼
求救其家集人視之猶莫爲力須刻直抵岸下衆扶
掖而起視所乘乃大魚也妓告其事衆送於縣官爲
出捕問其驗妓言船之狀及有某色鞋上繡某花并
某衣同置舟中某處計此時賊尚未見也官如言急
往檢諸舩果獲之遂寘賊于理而遣妓還院云妓平

日奉三官甚謹

柏妖

景泰間石亨總兵西征振旅而旋舟次綏德河中天氣晦暝亨獨處舟中扣舷而歌忽聞一女子泝流啼哭連呼救人者三亨命軍士拯之女泣曰妾柏姓小字永華初許同里尹氏邇年伊家衰替父母逼妾改適妾苦不從故赴水爾亨詰曰汝尚何歸女曰願爲公相箕箒妾爾亨納之裁翦補綴烹飪燔炙妙絶無儀亨甚嬖幸凡親厚者輒令永華出見之是年冬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亨欲誇寵于公令永華出見

永華殊有難色督行者相踵於路永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大怒欲拔劍斬之永華趨匿壁中語曰妾本非人也實一古柏久竊日月精華是成祟爾自古邪不勝正今于公社稷之器安敢出見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此將永別矣言罷杳然

石羊鳴

天順間外王父徐武功伯被謫金齒過某寺見老僧治果茗遠迎於道公訝而問焉僧曰吾寺有石羊有

異人君子至則鳴宋時一鳴有蘇相公至昨夕復鳴
而公適至知爲異人故治果茗以進

石馬飲水

闔閭内二里夜有二石馬飲於河天曙爲負芻者驚
見叱之遂昂首而止是曉遍訪市野城東禪法寺有
一妙善公主墓其來未詳何許時已失二石馬矣地
人懼其復恠損其額隨置於此今名石馬鞍頭此事聞之
疑元末國初時也

冷謙

冷謙事人多能道之而往往不詳且多異辭未得其眞今姑從所聞述之伺得其實當再冊書云謙字不詳何許人國初仕於朝能奇遁之事其館人貧謙數數周之一日語曰吾前後財貨俱以術致之不相隱也汝既匱之不妨從吾同取之其人聽命謙即其家密室壁上圖一公門戒館人檢視服飾令毋得帶片物出入毋有所遺落乃推門門開挽館人入館人初惶懼不覺已入其中見是大帑屋甚弘密其中金珠珍貝幣帛百貨充牣不知其數謙令恣意取懷之

以出已而又然凡數度矣一次館人在壁內旣得賄將出偶失去腰間路引一紙蓋將出行所給也洎出謙已知之謂曰汝定遺物在壁中汝則不終而吾亦無如之何矣言畢遂不見謙先是大內庫中屢失去物典守被誅者屢至是得遺引以聞於上館人腳色具在補至承伏乃獨正其辜而謙竟漏網去

蓮花和尚

蜀中一大橋側有僧居焉素謹愿爲善不怠暇則織草屨在橋上過者欲取任取之準此他可知也一日

雷震此僧腦裂咸以爲誤或疑其有隱慝但心腹不冷其徒未斂越五日復甦曰始被擊死雷神驚曰誤矣亟令取藥治之又令衆鬼强揉合破頭遂被其搓揉殊苦久之完好乃放還生不知已五日矣視其頭已合皮雖連而骨已碎餅正作八楞狀人因呼之爲蓮花和尚 吾鄉吳叟在蜀目擊之

唐訓科夢方虛谷

吳興唐訓科廣嘗得周公謹所著癸辛雜識見載方回事惡周之薄作一絕句解之其夜夢一丈夫曰吾

宋方回也杭人周密與予有場屋之隙作書痛詆予何以雪斯冤耳二百年後賴有子知我幸終爲白之唐唯唯而寤詰旦有人送瀛奎律髓至實虛谷所編也唐曰此殆方君報我耳

還冤木

嘉定有一佛刹（失記名）其傍大樹鸛巢於顛一誕三卵主僧謂其徒曰吾聞鸛生三子當有一鶴宜爲護之有日僧將出視鸛不在巢戒衆倍加守視中一秃素頑狠竟取一卵煑之將食僧中道心動訃曰乃卵故

乎亟還看之巳失其一呼徒問之咸曰不知僧自搜覓至釜見卵巳柔軟半熟矣大恚詈復置於巢曰雖不生聊以慰鸛悲也巳而鸛歸三雛皆青焉僧異且喜後一夕四鸛齊去僧方念之俄聞異香徹遠近察之出自巢審視有一物在枯出諦玩非石非木細理如緯五色相錯香不可喻僧衆不識姑置之佛前屢以示人莫有知者後數年海島諸夷入貢僧謂徒曰試取此物視諸蠻脫有識者鬻之可也徒取示夷歷幾國悉不解後至倭人驚曰此欲售乎曰然因與俱

見主僧倭問木所從來僧不答倭問價僧漫以千金對倭有喜色曰幸矣命其徒從至船中立酬之五百金徒不肯已復益若干而藏其大徒問倭吾汝交易已成皆無悔理茲物吾實不識吾師又不𡭊告我幸爲我明言之倭不答徒又彊問倭曰俟吾舟瀕行當書以示汝徒回復往候舟開迫之倭擲一板於水濱書其上曰此還魂木也出千歲龍腦中實非木石之質凡人初死以此煎湯灌之則復活不問老幼壯弱更生五十年乃死四海惟一國有之失記國名亦甚難得

徒以示僧僧因念此鶴報我我不可私因以金付邑大戶某主之重建殿宇而奉倭書於佛前且記所自

鬼告狀

外祖武功伯徐公治水張湫時有鐵匠役罷而歸過岳廟逢一故識匠悟其死唾罵之鬼怒與相撲久不解適公前驅至匠欲呼告鬼挽之同匿河隈匠强掙出鬼力持牢不可脫曰我何敢見此相公且迴避遇却和你理會已而三司官隨至匠乃大呼曰捉鬼捉鬼鬼隨與俱出三司駐節視之匠以兩手作勢虛抱

曰鬼在此鬼作聲云相公此人欠我銅錢六百三十文今必還我便放他有劉僉事者因問匠匠曰果有之劉謂鬼曰鐵匠既欠汝錢我爲追還可急放之鬼即聽命而滅匠回急作佛事多焚楮鏹以酬鬼已而平安

林婦心恙

余家老蒼頭有女嫁林郎甫成婚便畏其夫夫入房輒趨避隱處掩面不敢視夫百計問之終不得答居常欲歸父母家屢遣屢回泣告父母我只願在家戳

針頭足以自養何爲定要我去也一月夫來視女正在門邂逅一見踉蹌奔入房大叫號人問之女曰方在門前忽見嫂嫂來故避之耳嫂嫂者其兄妻死已久然嫂未亡時已如此蓋心恙也

鬼買棺

成化壬寅春吳中疫癘盛行田野尤甚五瀔涇有一家七人同死無子遺者無人爲斂村有𠚑人遇一老請門買棺七具而赤手不持纖價𠚑人索之其人曰汝但載我舁棺到家當還汝矣𠚑人載棺與俱去將

至門其人曰我先歸開門待汝我無錢只有麥二十斛汝可取之屋後西北某家我之親也幸爲召來助殮屋角頭米五石自有用處非汝物也勿動言畢登岸函人繼與舟子舁棺入其門則寂無人焉視室内有屍七而買棺者在其中大駭出門覓其鄰果有西北居其人其姻也語之故姻亦驚哀來爲評佔柩價恰值麥二十斛再問買棺者即其家主翁也

分皮老子

吳中新皮市有張老因病昏不知人忽覺雙足前行

正在黑暗中畧無所覩亦無他物行甚遠至大城府中間宮殿巍峩亦在暗中只一人從內出問渠在生作何業曰分牛皮曰殺牛分皮乎曰不然只人家有牛皮其爲分之售人耳曰然則亦無害遣之今去終不聞殿人聲亦只在冥昧間行久之乃甦

天墮草船

松江城西董仲頫素以敦厚稱成化丙午八月十二日天宇澄霽皎無纖雲衆見空中有一小船從東而西又轉而東墮仲頫樓上觀者塞道細視之乃茭菰

所縛時仲瀕方患耳創亦不大驚但曰此船來載我耳未幾果卒

陝西女

成化末陝西民家一女生而不肯茹葷周期以上啖以肉即推去稍長喜誦佛名號愛靜坐見人來殊惡之父母爲覓得老媼相伴媼亦甚奇怪女得媼極相愜媼時時打坐女輒從之逮女長媼乃死女自是恒瞑目兀坐不言不食冥然三五日始覺父母問之女曰我自有一个去處終不明言且云我只是捨不得

爹爹孃孃若拾得時也不轉來了今猶存

白犬怪

崑山一少年子未娶每夜有美婦來與之合由是得瘵疾醫療莫瘉猶自秘其事一日坐肆中有道士過之謂曰此子妖氣甚濃言畢而去其父聞之乃謂子曰吾兒不言定死矣第言之吾不譴責子乃以實告父以翦刀與之曰伺其再來必堅拒之但翦其衣當可驗治子謹受命其夜婦至密翦其片裾懷之却厲聲呵叱婦乃去旦視之白毛也父曰此必獸怪既而

見鄰家一牝白犬毛有缺處因共杖殺之子疾隨瘥

從祖父爲神

祖姑王家傭人顧昌染疫危甚恍惚見兩力士舁一木板入室擲地大呼曰去也不去昌未答不覺爲其扶臥木上復舁之出去如飛至一河岸見兩傍舁板上人無數昌知已死甚怖旣而有一大船來當其前船中侍衛森然中坐一人據案檢閱簿書昌竊視之乃先從祖父維德府君也昌大呼曰祝大老官人救我府君回顧曰汝顧昌邪待吾檢之乃俯案檢過謂

昌曰無汝名字汝可速囘遂得放下板前力士復苦之曰今放爾去矣當何以報我昌曰容備錢財三牲送到宋相公廟裏如何力士喜即釋之隨得蘇活因如言送謝之而起昌言舟中人以物遙擲板上之人擲中者其人大悲苦乃應死者也後數年又有人因病入冥至城隍廟亦見府君在其中

金茂

小民金茂與其妻弟朱江傭工于家久之江以瘵死一日茂侵夜獨歸盤門手提燈籠行至營房前將及

二鼓居人皆已寢初聞門外行聲繼聞爭鬬聲以燈籠相拒其語則若辭人之留止者居人怪之高聲喚鄰舍集三五人開門視之見茂半身立水中手持燈猶不放將溺矣亟共救起明日始醒問之云方至水濱見妻弟立一門內招之我不肯入闖其門與之辭江力挽留我則固拒一足已入戶限矣蓋水中也無何茂亦竟死俗謂死於水者必討替人觀此則陸亡者亦可在水蓋水乃陰之宅故耶

馮憲副

吾鄉馮憲副定成化中聽選京師散朝歸策馬徑趨入宗人府中府有古大井馮下馬臨井顧其中拱揖數四倏然解帶置地涌身而下從騶急救出之死矣初馮途間與一吹手卒子在舟喜其善觱篥携之至京卒懇求去馮怒笞之致死至是人以爲其報云

李七

長洲之郊有地曰章墟城郡志作章硎居人李七成化丙午七月十九日患痢卧床至廿六日忽顧空云排頭排頭何來又云且借批看言訖語兒女曰汝輩不須

巫藥矣適見陰隸二人執批追我限在今日未時我固當死有同批追者郎村東之陸遵也吾見隸云遵雖被逮當復還生我則不能矣又呼孫曰汝見我項上所縛繩乎孫曰不見李忽高叫三聲言疼之至又云乃是排頭打我耳言訖遂卒其家因訪陸遵則云恙以前一日入城矣獨其妻亦病痢於室後兩日遵還抵岸將登忽自仆於舟衆扶入門遵但言腰痛不可當遂伏臥榻上便奄然若死者兩日家人將殮之遵歷然起坐而長吁如夢覺曰我昨日與李七皆被

追見判官君知已死懇訴求免判官曰放汝回後即將舊欠天曹紙一千會燒還又謂傍吏曰速追遵妻來吾故得生耳即命買紙焚之其妻遂逝遵又曰李七爲我言昨與追隸同往君家君方自外歸隸執棍擊君腰一下君即仆吾但覺腰痛豈知被陰隸之打邪

貢尚書

成化庚子予赴南畿秋闈時羅公明仲洗馬李公賓之侍講同典試李至院夢遏謁云貢尚書來見李延

之乃一貴官儀貌充偉袍笏肅然謂李曰僕有小孫頗讀書幸留甄錄李遜謝覺巳告羅念素不聞此人漫不爲意比取舍初定又夢前貴人來謝曰小孫巳荷收拔特此申謝遂寤猶不能解迨拆卷首選爲寧國貢欽宴間問之乃故元尚書師泰來孫也

王捉鬼

相城村人王郎有膽氣嘗夜啓門暗中見一物疑鬼也即前擒之大呼曰鬼在此家人執火來視乃一朽棺板也立燒之聲如爆竹良久而滅鄉人遂以王捉

鬼呼之

燐

丁未四月七日夜予與中表弟及一友在吳塔舟中宿將三更予起便旋見船前水中燈火無數餤短而白或一或二多至數十倏明倏滅聚散不停正類浮漚去船一二丈耳時舟人皆寐予不曾喚同觀便畢便入船睡去不知何時滅也

海神請讀書人

嘉定東門外有朱外郎生一子年十三歲一日挾書

囊將就外傅倚門小立忽擲囊向東疾奔其去如風
瞬息不見父母急集衆追之無及也路傍人家云適
奔過抱樹求止不能得樹折徑去矣又至前人告如
初俄而報云直望海而趨矣繼報云已入海矣父母
眷屬無所施計伏水濱慟哭三日其夜將還忽水中
湧出一人視之其子也方將抱持子向西仍風行急
回逐至家無有也又皆痛駭無說明日有丐兒來報
曰昨夜宿前村土地堂見一童子卧地喘促困憊視
之即公家小官人今見在可往取之父母急與去子

果在地扶掖以歸猶惛然不省類中惡者而眼開能運動以湯液灌之一日始復常問其詳曰倚門時偶舉首見一少年從東來貌甚娟秀戴軟翅唐帽衣綠袍束黃金帶騎白馬馬亦瑩潔如雪馳驟如風而至馬後從者可三十人皆人身而首則或鰕或螺或鼈或魚不一類少年見我卽命從者羣挾之東行雖大呼不可得止至岸視海中一道水開成路接沙衆擁上路四望瀰漫一白竟不見水俄頃到城郭入大闕下朱門華屋弘敞煥爛少年止門外只令閽者通謂

曰奉命請讀書人至其闇亦魚鼈之屬入少頃出復命他吏引入至大殿下殿極高廣通身都作白色似蠵蠣之殼所爲光彩照耀奪月不能正視吏呼令上殿王坐殿中其形亦只如中人而貌已老鬚眉如雪其冠亦類唐帽身披白袍通刺金紋腰圍白玉帶問曰汝解作文章乎對曰不能曰然則何能曰只會作對曰幾字曰七字王即吟一句兒應聲屬之失記其詞王雖喜曰我只要能作文章者汝既不能無用也命左右領入學館閒看卻放回左右引入東偏室中一童

可數歲韶秀特異非凡目所見傍吏云王欲請讀書人教此子耳少留連卽復見王王命仍遣人送去衆引出前少年尚待於門得傳命因復乘馬命衆扶之歸至土地廟前廟神出迎甚恭少年以兒付神神卽收之宿云兒後亦無他事在成化壬寅癸卯間

雷書

丁未五六月吳中大旱河底生茂草赤地千里至七月二十五日大雷雨勢烈甚其日申時崇義菴東鄰張秀才家有梓樹合抱爲雷擊去一大枝旣而視樹

下地上有字橫徑五六寸長二尺餘書紋如指濶深入土將寸其文曰　非篆非草彷彿類子九之三字雖經雨水衝濯而不湮沒真天神書也次日寺始知之以紙就地摹得其文

魖

其時人又喧傳虎丘報恩瑞光諸塔頂上有旗插暨或在或亡寺欲見之不得既而一僧語寺云曾親見之乃鬼形而有角立塔上耳疑魖也

石男女相

成化間揚州寶應縣築湖岸鑿石得两石人於璞中長二寸餘色淡紅肢體鬚髮無不完具作男女構精狀大河濮千戶以獻平江伯陳公銳公之弟藏於篋中不久火發於齋石人遂燬金吾楊指揮忠夫親見爲余言之

保保

常熟之穿山有農家生一子名保保肢體柔輭四五歲猶不能行終日坐木榻上善言人禍福扣之皆應其家固怪之然亦因以致饒裕故不戕之一旦有龍

虎山道士過其門語人曰此家必有妖物大族劉以則聞之召道士問曰若能除之乎道士曰不難也劉具舟使往道士方行保保已知告其母曰有道士來見當死矣可與錢十千爲乞命道士已在途濳書朱砂符焚于道傍柳樹下保保已在家嘔血又行不久再焚一符則有一鱓死於水面長壯可畏其首大如拳焉問其家子亦死矣

許九朝入冥

常熟人許九朝性好鬼神中年患癱手足半痪猶爲

人降仙一日大病卧床席見二力士入室乾紅抹額容貌猙獰各以一手插九朝腰間挾之而行數十里未嘗履地祝力士足亦虛走甚疾如飛既至城進見主者主者曰非此許九朝也此人尚有二年陽壽九朝聞之困大呼冤求還主者命釋之遂得更生數以告人人輒覓解之許曰冥官豈妄言哉後二年果卒

祝子志怪錄卷一　終

曾孫男世康謹輯